

新部落场景:后亚文化视角下青年随机舞蹈实践

■ 刘森林 杜煜源

(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本研究以随机舞蹈爱好者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后亚文化理论视角,探索青年群体的随机舞蹈实践,及其对亚文化场景的意义阐释过程。通过实地观察以及对随机舞蹈深度爱好者的访谈,研究发现,在社交“碎片化”的背景下,随机舞蹈在促进青年群体趣缘、情感联结的同时,也为青年提供审美表达、探索个体价值和展示自我的亚文化场景。此外,与商业化、媒体化的交织也促使随机舞蹈进入了更为广阔的大众视野,形成了更具生命力、多元化的亚文化景观。当然,在“文化出圈”的过程中也面临异化的风险。本研究旨在对随机舞蹈这一亚文化活动进行探索性阐释,尝试为理解当代青年文化生活及其社群新特征提供新见解。

【关键词】 随机舞蹈 新部落 青年 后亚文化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舞蹈常被视作为宏观的、单向的、舞台式的表演过程^[1-2];而如今,随着传播媒介的数字化与文化生活的多元化,一些亚文化舞蹈也逐渐融入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并发展成为青年群体所追捧的亚文化活动^[3]。从会展的舞台到商场的中庭,从住宅区的广场到学校的操场,这样的场景成了一种日常的景象:一群年轻人围绕在空地四周,音乐响起,其中一部分年轻人进入“舞台”中央,在音乐停歇之时退回人群,或是在原地等待下一首音乐播放。值得注意的是,似乎并没有人知道下一次播放的会是什么音乐,而舞蹈过程却可以持续几个小时之久,这便是近年来青年群体所热衷的“随机舞蹈”。

收稿日期:2025-01-03

作者简介:刘森林,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青年社会学;

杜煜源,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青年社会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代际社会学视野下中国民众的环境意识研究”(课题编号:22CSH0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随机舞蹈(random dance),也被译为“随放随跳”或是“随唱随跳”。最初起源于韩国的综艺节目,旨在以随机播放歌曲、艺人根据歌曲随机演出的形式,达到宣传音乐、提升艺人的知名度以及节目趣味性的目的。随着韩国流行乐(K-pop)在全球的流行,随机舞蹈的知名度也日渐提高,成为粉丝的“应援活动”之一,其参与者由偶像转变为粉丝本身;各种K-pop音乐被剪辑在一起,作为舞蹈背景音乐随机播放,如果播放到参与者熟悉的歌曲,就可以前往舞台中间表演^[4]。日本最大的随机舞蹈网络社群KPOP RANDOM DANCE^[5]也在其主页中介绍随机舞蹈影响力之深远。得益于全球文化的多元化趋势与网络技术的发展,随机舞蹈迅速在青年之间普及,逐渐成了一个具有强大吸引力、影响力的亚文化活动,并将K-pop舞蹈与其文化带到世界各个角落。随着近年来国内“饭圈”“应援”等粉丝文化影响力的扩展,随机舞蹈的活动目的从纯粹的音乐、舞蹈展示和艺人组合宣传,向青年群体在流行文化场景下的文化实践、自我表达等方面转移,并逐渐成为被人们所熟知的亚文化活动。然而,随机舞蹈作为一种亚文化活动在青年群体中迅速兴起,但从学术研究上来看,对随机舞蹈进行社会和文化意义的探索成果仍相对有限。

近年来,学者们认为青年群体所焦虑的并非是孤独、死亡等终极问题,也不是传统亚文化研究强调的与阶级、年龄的抗争,而是回答“如何重建个体间的联结、寻找意义与价值”的问题^[6]。伴随社会变迁过程中青年亚文化抵抗属性的削减,以及后亚文化研究的转向,“新部落”“场景”等后亚文化概念,为理解青年群体如何在特定的亚文化活动中构建共同的群体关系与文化场景体验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与视野。“新部落”(neo-tribe)一词最早由米歇尔·马费索利(Michel Maffesoli)提出,用以指代基于情感纽带而聚集的群体,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群体关系;“场景”(scene)则是进一步地将群体置于特定的文化空间,揭示文化场景与群体之间的关联性^[7]。因此,通过引入后亚文化研究中“新部落”和“场景”的概念,本研究将重点探讨青年群体如何通过“K-pop”的趣缘纽带,在随机舞蹈场景中,建构具有归属感的情感部落并进行意义阐释。研究旨在对随机舞蹈这一新兴亚文化活动进行深度挖掘,为理解当今青年亚文化及其社群的新特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文献梳理

(一)音乐、舞蹈与青年:青年群体的文化生活探索

在传统亚文化理论体系中,青年亚文化群体通过“抗议与反抗”得以形成和发展。基于青年亚文化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文化症候^[8],部分研究者将对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重点置于音乐、舞蹈等领域,探索青年群体的文化生活特质。1979年,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中提出,音乐、服装、行话等极具辨识度的风格,以策略性、抵抗性的姿态传达青年群体的态度;亚文化音乐的实践和参与,蕴含年轻人对主流文化、成年文化社会现实的批判^[9]，“享受与宣泄”成了青年舞蹈活动的首要目的^[10],流行乐已然成为青年人宣泄的“安全阀”,在缓和与对立情绪的同时,音乐也将青年集结在一起,成为了青年亚文化族群共享的文化体验。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地域化向全球化的转变,一元文化向多元文化的发展,学者认为传统的亚文化研究强调对立的、二分的范式,并不足以诠释青年所经历的社会、文化变迁。转向后亚文化的研究语境,个人主义的“后现代经验”以及当代青年在构建文化身份过程中自身的意义价值是更应当关注的重点。青年亚文化映射的是身份认同的过程,也是通过消费建构的“个体选择式的狂欢”^[11]。音乐节、live house 演出、随机舞蹈等亚文化活动被视为消费的实践,具有商业化、市场化的色彩^[12],青年人在文化的消费之中获得“愉悦体验”与“欣赏趣味”的同时^[13-14],也在音乐、舞蹈的仪式和消费之中,展现自身的审美向度,创造极具独特性的文化生活^[15-16]。诸多学者在其研究中肯定了媒介技术的促进作用^[17],青年亚文化的风格特征透过屏幕引起更为广泛的观众的情感共鸣,互联网的创作元素为身份重塑提供了可能。

随机舞蹈既是发源于韩国综艺节目的舶来品,是粉丝应援活动扩展的衍生体,也是对当代青年群体文化现象、文化生活的独特映射。通过参加随机舞蹈挑战展示“K-Pop”“J-pop”的偶像粉丝身份,表达对音乐与舞蹈的热爱,追求日常生活之外的情感支撑,构筑属于青年群体共有的文化生活。同时,K-Pop的全球流行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各种随机舞蹈挑战,YouTube 视频网站上随机舞蹈相关视频在几个月内达到数十万的播放量,并由此衍生出更具专业性、传播性的随机舞蹈社群;韩国随机舞蹈练习室 On One Studios^[18]认为,在全球范围广泛传播的随机舞蹈也进一步带动了K-pop 音乐的商业热潮。

以往关于流行文化的研究为理解青年亚文化群体提供了重要视角,但青年群体多被视作被动的“体验者”或是狂热的“粉丝”,对于“饭圈”的讨论也易于陷入二元对立的矛盾与道德性的争辩,忽视青年文化生活背后的观念和实践问题。基于已有研究,本研究将以综合性的视角,聚焦于随机舞蹈活动中的青年爱好者群体,考察其如何发挥主体性、投身于随机舞蹈实践之中,进而探索当今时代青年群体在亚文化活动中追求趣缘爱好、构建群体文化体验、探索自身意义价值的过程。

(二)新部落与场景:后亚文化视域下的青年表达

当前,青年个体的聚合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以“趣缘”为核心的部落式共同体异军突起^[19]。作为后亚文化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马费索利在后现代性研究中“部落式的隐喻”也被重新提及,被现代性的个体逻辑、理性主义压抑的情感逻辑随着新型的群体组织形式回归^[20]。

班尼特认为当代青年的集体表达,并非对于阶级和邻里亚文化固定性的坚持,而是表现出与马费索利的“新部落”概念更为密切的品质^[21]。音乐舞蹈文化,音乐、舞蹈、戏剧等文化活动,均可以视作一种新部落式的聚合模式,个体通过独特的仪式聚集,表达集体认同、建构情感纽带^[22]。进一步突破阶层抵抗与血缘、地缘共同体的理论束缚,强调品味与审美的群体吸引,部分学者通过引入“场景”(scene)的概念,指出文化场景是与群体具有紧密关联、具有特定风格的自由空间,身处场景之中的群体为创造、维系这一空间而不断努力^[23]。威尔·斯特劳(Will Straw)从音乐的角度指出“场景”可以更为真实地描述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并形成具有特定风格的“音乐联盟”。场景的抽象文化符号胜过物理实体,能够突破地域的限制,推动群体与更广阔范围的文化产业建立“强链接”,形成“感同身受”的氛围^[24-25]。从后亚文化的研究视角出

发,音乐、舞蹈等文化活动不仅是青年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进行文化实践、建构群体归属、阐释文化场景意义的过程,青年群体对于文化场景的创造也进一步加强了文化产业之间的联系。

以往研究也聚焦于不同形式的青年“新部落”,揭示在各种形态的文化场景之中,青年亚文化呈现出的样态属性与聚合动因^[26]。以短视频、直播间为代表的线上部落为青年提供进行情感表达、思想交流的开放式平台。城市漫步、汉服爱好圈、极限飞盘运动社群等线下部落则提供了更多面对面接触的契机。值得注意的是,网络被理所应当地认为增加了个人与文化的流动性,但亚文化族群对于网络社区的偏好,也潜藏形成“情绪茧房”并演化为群体媒介愤怒的风险^[27],新部落本身也存在高度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青年群体对于“部落中”社交模式的态度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回答。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借助后亚文化研究中“新部落”与“场景”概念,探索亚文化场景中青年的“部落式”群体关系及其对随机舞蹈场景的意义。具体而论,本研究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释:第一,研究将探索随机舞蹈如何在共享的亚文化体验中,为青年群体提供寻求文化身份和意义归属的途径。第二,青年亚文化群体与其所处的场景紧密关联,随机舞蹈提供了一个更为主动化的亚文化实践和自我表达的开放性场景,研究也将关注青年群体在场景中的审美表达与自我探索的过程。此外,随机舞蹈的流行也与社交媒体的传播、商业宣传的促进密不可分,音乐与随机舞蹈活动以更为日常化、生活化的形式进入大众视野,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一环;研究也将进一步探索青年群体对于随机舞蹈的“出圈”趋势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在众多亚文化活动之中随机舞蹈的内生力量。

三、研究方法 with 资料收集

网络社区是当代活跃于各个亚文化圈层的青年群体的主要社交平台,已有研究也因各类异质的“圈子”亚文化的特征,采用虚拟民族志的方法收集网络田野资料^[28]。基于随机舞蹈活动较为突出的线下属性,以及青年亚文化社群的在线特征,本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和在线观察的质性研究方法进行资料收集工作。

笔者于2024年5月起在B站、微博、小红书等网络社区进行初步的在线观察,探索随机舞蹈活动的兴起历程、活动热点,以及青年群体在其中运用的亚文化符号和术语表达。研究中所包含的网络社区均能以检索关键词、查找话题社区的方式,较为准确地定位随机舞蹈亚文化圈内的青年群体,有利于进行受访者的筛选。

本研究首先采用目的抽样的方法,在线上选取符合条件的2位受访者进行初步访谈,并与2位受访者保持长期的联络,在受访者的帮助下完善访谈提纲。基于随机舞蹈的“舶来品”属性,笔者也与2位海外随机舞蹈爱好者取得联系,以获得对随机舞蹈的发展趋势更为直观的了解。进而,研究通过滚雪球的抽样方式,借助上述受访者在网络社区、舞室、社团等线上、线下的关系网络进一步扩大样本规模,最终确定的访谈对象共14位。

在访谈过程中,受访者根据自身状况自由回答访谈提纲中的问题;同时,研究者结合具体访

谈场景以及受访者的状况,对访谈的问题顺序、具体问题以及提问方式进行调整。例如,对于只有关注经历的受访者,访谈侧重于探讨其应援的艺人团队、观看的主要舞种及其在观看过程中的兴趣点;对于具有参与经历的受访者,访谈侧重于在讨论经验、感受的基础上,探索随机舞蹈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参与者将随机舞蹈融入日常生活的过程。

此外,本研究经受访者的同意,收集了部分受访者于网络社区中发布的相关动态,及其提供的活动现场照片、视频等实物资料。同时,笔者也经部分受访者的推荐与邀请,于2025年1-2月前往受访者所在的舞蹈练习室、文化活动中心、会展中心进行实地观察,并参与进随机舞蹈的实践过程,以更好地了解随机舞蹈活动的具体场景。

结合访谈资料与观察资料,本研究将随机舞蹈活动中的主体分为两类:其一是“关注者”,主要包括热衷于观看随机舞蹈活动,但并不具有舞蹈参与经历的受访者,在编码中标注为A组;其二是“参与者”,主要包括具有随机舞蹈现场体验或具备随机舞蹈活动组织经验的受访者,在编码中标注为B组。表1为受访者的基本信息。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

编号	年龄	性别	身份/职业	舞种	关注/参与时长
A-1	24	女	研究生(留学生)	K-pop	2年
A-2	20	女	本科生	K-pop、J-pop	3个月
A-3	23	女	研究生	K-pop	2年
A-4	20	女	本科生	K-pop	4年
A-5	29	男	业务员	K-pop	6年
A-6	28	女	自媒体运营	K-pop	9年
A-7	27	女	自由职业者	K-pop	4年
B-1	24	女	研究生	K-pop	3年
B-2	22	女	公务员	J-pop	1年
B-3	23	女	研究生	K-pop	5年
B-4	25	女	研究生	K-pop	6年
B-5	29	女	工程师	K-pop	10年
B-6	23	女	教师	K-pop	3年
B-7	25	女	教师(海外教师)	K-pop	1年

四、从“趣缘”到“自我”:随机舞蹈场景中的青年文化实践

(一)趣缘与情感纽带:随机舞蹈新部落的构建动力

数字技术的应用改变青年群体的娱乐与消费方式,纷繁复杂的音乐、舞蹈、流行文化在数字媒体的赋能之下,其创作、传播、演出的途径也更为多元^[29];青年群体作为网络时代的住民,形

成了轻量化、隐秘性的“碎片化”社交模式^[30],对于音乐、舞蹈展演的体验也通过数字媒介融入于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足不出户的前提之下便能享有丰富的试听体验。而与此种生活范式、娱乐方式相伴而生的,则是社交模式层面上个人发展停止、个体间产生交往障碍,甚至是生活世界缩减的风险^[31]。

在对于亚文化群体的研究中,多数研究认可“趣缘”对于形成青年群体风格偏好,形成亚文化共同体的助推作用;而在兴趣之上,“可感知的情感”则是进一步维系群体存在、延续的纽带;这也正是马费索利认为后现代性的“新部落”区别于古代社会的“部落”,以及区别于现代性契约团体的主要特征,从属或分享某种品味的感觉,促进了审美的集中和集体感受性的邻近^[32]。在访谈的过程中,无论是通过线上、线下的各种途径关注随机舞蹈活动,或是实际地参与其中,受访者均肯定了随机舞蹈活动对于趣缘共同体形成、维系的促进作用。基于流行音乐的“趣缘纽带”,青年群体能够自由展示对偶像、歌曲、舞蹈的热爱,并以“热爱”的符号实现群体的连结。

在最好的年纪享受着舞蹈,和周围人一起互动,就代表了我的青春和热爱。歌曲响起的那一秒,也让我回忆起了过去在K-pop的陪伴下走过的少女岁月,我对此十分感激。(A-4,20岁,女,本科生)

大家在这里更多的会把喜爱投射到整个K-pop文化中,因为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的文化,所以就对K-pop的一些编舞,还有他们的歌曲都会感兴趣,会去学习一些他们的舞蹈。可能就是对于偶像和歌曲、舞蹈的热爱,所以大家也会将热爱转化成行动。(B-4,25岁,女,研究生)

事实上,随机舞蹈不仅是对于快乐的追逐,也是对“在一起”的氛围的追求,受访者在访谈中对“新部落”式的群体关系表示肯定。音乐的高度随机性使参与者能够获得与他人的“默契体验”,惊喜与刺激的独特感受也再次加固随机舞蹈自身的趣味性。

实际情境下大家在一起就纯开心,因为大家仅仅出于同样的热爱,非常机缘巧合地就在一起做点事情,有的时候甚至会有点感动。(B-2,22岁,女,公务员)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真的偶遇我会跳的歌曲就会即兴加入,这时候跳舞就有一种“对暗号”的感觉。而且歌曲播放随机性很高,如果能够很有默契地顺利和别人组合跳舞会是非常惊喜、开心的。(A-3,23岁,女,研究生)

在传统亚文化研究中,如朋克、嘻哈等亚文化强调群体固有的身份认同,而在随机舞蹈过程中,随机性的音乐播放、偶然性的成员参与构建了一种更为“偶发”的共享情感纽带,产生了“来自陌生人的特殊默契”和片刻的连接。线下的、身体的、在场的随机舞蹈,可以被视为一种“碎片化”生活方式、社交模式重组的契机,青年群体聚集在随机舞蹈的舞台,共同感受音乐与舞蹈带来的狂欢,也构筑了兴趣之外的群体性的满足感、获得感,这也是在线上社交中难以获取的独特体验。

平时在网上总有莫名其妙的隔阂和疏离感,随机舞蹈就给大家很多表演和参加的机会,这个时候大家的边界感会变弱很多。就会因为这样的共同体验、感受自然而然地聚集在一起,或者更容易有进一步的交流。(A-3,23岁,女,研究生)

平时大家可能只和一些老朋友出去玩,很少有和陌生人、路人接触的机会吧。但是随机舞

蹈这样的形式就有一种带动感,我是一个比内向的人,在这样的场合就感觉更开放了。因为随机舞蹈切歌很快,如果听到特别喜欢的歌曲,这可能就是我“入坑”、结交同好的契机。(A-7,27岁,女,自由职业者)

在偶发式的情感纽带的基础上,参与者会以编舞、角色衣装、角色站位、歌曲选择、应援符号描摹个体之间更为深入的互动感,探索着全新的互动模式;以还原歌曲视频内容、偶像组合特质为行动出发点,判断自身与舞台中他者的群体角色,探寻属于碎片化时代的交往路径,更深层次地弥合来自线上社交的隔阂、生活中归属感的缺失、填补日常生活的社交空白。

在舞台中央的跳起来真的是很开心,而且我觉得舞蹈其实有秩序的,大家自己负责走位,我觉得这个也挺神奇的,感觉很默契。而且也很容易有归属感,具体到随机舞蹈的元素的话,就是大家的选歌、动作、应援符号,会有区分,通过这些大家就可以辨认出谁是比较熟悉、比较还原这个歌曲mv或者偶像组合的。(B-4,25岁,女,研究生)

线下的活动为青年群体提供了一个实体的、在场的交流平台,参与者在无需言语的舞蹈过程中展开“表演行动”,从而建构出“我与他人一样”的认同^[33]。随机舞蹈不仅是一种纯粹的亚文化活动形式,也是青年群体基于趣缘爱好寻找情感归属、探索交流途径的重要方式。在“舞台”之内,通过对于参与者衣装、角色站位、编舞动作的识别,参与者能够形成一种开放式、流动性的成员身份;身处其中的青年群体可以成为某首歌曲的“主角”,成为其他参与者的“搭档”,也可以成为台下的“观众”。在“舞台”之外,通过对于歌曲选择、应援符号的判断,参与者与观众能够辨别、选择、构建更具共同感、归属感的“新部落”,将随机舞蹈的互动进一步延伸,使青年群体获得交流与认同。

(二)自由、自我与审美:随机舞蹈场景的意义阐释

“场景”原指代电影或戏剧中的情境,在这一概念引入后亚文化研究以后,其概念向具有表征意义的开放性文化空间延展,并与进入其中的群体构建特定的关系。在访谈的过程中受访者普遍提及,无论是通过网络社区、视频网站、社交媒体的线上途径,还是经由舞室、社团、随机舞蹈展演的线下体验,受访者自身均能够感受到与文化空间的深刻关联。

第一,随机舞蹈所构筑的是展示审美向度的开放空间,日韩流行文化、音乐、舞蹈在这一空间之中交织共存,具有鲜明的亚文化特质。从舞蹈自身所具有的观赏性而言,通过肢体动作、音乐的渲染,舞蹈所蕴含的意义得以体现,而融入随机舞蹈之中的流行音乐、流行文化、偶像效应也促使更多的年轻人投入随机舞蹈的文化实践之中,使场景中的群体意义得以循环。

这里播放的都是目前大家听的最多、最熟悉的歌曲,如果随机舞蹈播放某一组合的歌曲,或者是某个歌最火的部分,那也相当于证明了你“粉”的这个组合是很火的、是很“出圈”的,并且我可以证明我喜欢的团是被广泛认知的,会有自豪感。(A-1,女,24岁,研究生,留学生)

我觉得舞蹈首先会给你一种观赏性,其次就是会让你能够快乐起来,跳舞本身就有一种感染力。比如说K-pop,在这里的大家有喜欢的明星也好、偶像也好,都会去练习很久他们的编舞,我自己也是很喜欢这种氛围。(B-5,29岁,女,工程师)

在受访者的描述中,随机舞蹈的场景是实践风格符号、表现审美品位的场所,既是音乐、舞蹈流行趋势、“火热程度”的证明,也是偶像组合的有效传播途径。在此场景之中,青年人不仅展

现自己的审美表达,也寻求着更为广阔范围内的审美认同。

第二,随机舞蹈所构筑的是能够由观众、参与者随心出入、自由流动的空间,是当今青年对于娱乐消费“去门槛”的愿望再现;笔者曾受到部分受访者的邀请,前往随机舞蹈的活动现场,与live house、演唱会、音乐节、剧场演出相较,在会展中心的随机舞蹈活动具有较低的经济门槛,在商场中、校园中的随机舞蹈活动甚至不需要任何的准入费用。

这比去其他地方看演出划算很多,参加的话也不用全程都跳舞,会什么就跳什么,不会就随时退出,大家也不会会在意的。(A-4,20岁,女,本科生)

在经济、优惠以外的方面,受访者也谈到随机舞蹈在身体技术上的高自由度。与以往的舞蹈展演相比,随机舞蹈也跨越了传统舞台演出的技术资本限制,舞者在舞台空间出入的动因由身体技术转向为偏好选择。尽管一些随机舞蹈爱好者会在意自身的装扮、妆容、以及表情管理,但在访谈过程中,受访者通过与其他亚文化圈的横向对比,也对随机舞蹈的“弱规训”做出阐释。

没有攀比的感觉,也没有比赛的性质。从舞蹈技术讲,门槛降低,学过舞蹈也好,没有基本功也罢,大家都可以参与其中。“大家都一样”的氛围感,在这里就以一种方式轻松实现了。(A-3,23岁,女,研究生)

之前了解到的Cosplay圈,或者汉服、洛丽塔圈都特别有讲究,甚至举止、身材都有可能被审视。这些圈子里面有很多的规矩,如果你打破了这个规则,那你可能就要面临“被挂”(指在网络上被进行公开批判)或者被谴责的一个情况。而随机舞蹈动作错了、不记得了也没关系,继续玩下去就好,你可以放开自己的胆量去尝试。(B-6,23岁,女,教师)

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认为人们所体验到的无聊或无意义感,源自现代性社会中“自我感”的消解;但在不确定性的社会之中仍存在确定性的、对于“自我”的探索。随机舞蹈所构筑的也是探索自我符号、进行个体表达的空间;在追逐流行文化,展现风格审美的背后,是青年群体以舞蹈、音乐、亚文化场景为“锚点”,追逐理想中的自我、重拾热爱的过程。

像我那段时间基本上天天都是短上衣,然后乱七八糟颜色的运动裤,化个妆、戴各种夸张首饰,这些基本上都是标配,就好像我们自己成为主角的感觉,我就是全场最美的女主角。(A-6,28岁,女,自媒体运营)

以前因为学业的影响,我放弃了对舞蹈的喜欢,然后我就没有再练过了。后来就开始就是接触到随机舞蹈,我每天没事就和朋友说“咱们去练个舞吧”,“约定好时间去练个舞吧”...真的感觉自己找回到了对舞蹈那种喜爱,裙子一甩一甩的,挥手或者是踢腿的一个动作,就会感到身心畅快。(B-7,25岁,女,海外教师)

个体的行动在场景之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场景的真实性来源于人们对于场景文化的认同。在随机舞蹈之中,青年群体也触及到超越性别、年龄刻板印象的可能。尽管在现实面前,随机舞蹈所塑造的“自由乌托邦”难以持续具现,受访者们也不断强调突破现实束缚和禁锢、在音乐与舞蹈之中寻找片刻自由的意义感,即使他们只熟悉一首歌曲,或是只拥有跳一支舞的时间。

在这里你会发现不同的人,不管你是什么年龄段,或者甚至无论是什么皮肤,什么年龄,是

男生女生都无所谓,只要你跳起来。我印象最深刻的参加经历就是,我看见一个就是男生胖胖的,但是他穿那种高跟鞋,冲到第一排去跳,他跳的很好、很亮眼。(B-4,25岁,女,研究生)

大家特别喜欢通过跳舞来展现真正的自我,也对音乐有天然的宽容。因为我在海外工作嘛,有一些地方宗教很严肃,那些戴头巾的女孩子本来是不可能在大庭广众的地方跳舞的。可能是因为K-pop很流行,人们对随机舞蹈的接受程度高一些,女孩子也有很小的孩子…他们上去很开心地跳了几分钟,周围的人也会给他们鼓励。(B-7,25岁,女,海外教师)

在受访者对于随机舞蹈的阐释之中,舞蹈是特定流行音乐、偶像组合的符号,在音乐节奏之中,青年所舞皆为文化、皆为自我、皆为青春。随机舞蹈场景与青年群体密切关联,在构筑意义的亚文化空间之中,青年人也在青年群体也不断挖掘个体的价值、描摹自我的意义,展现青年群体的独特活力。

五、从边缘到主流:随机舞蹈发展的“出圈”活力

在后亚文化的研究中,“场景”在描绘着群体之间、群体与空间的关系以外,映射出更大范围内的文化空间、产业建设、媒体技术之间的关联性。无论是侧重于边缘群体亚文化研究的初期,还是强调亚文化抵抗属性的伯明翰时期,学者们对后亚文化的讨论或对后亚文化以后的预想,亚文化从未被视作独立存在的圈层,常被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圈层之中加以解释。在当今时代,媒体的发展、商业的推动逐渐模糊了各类文化圈层之间的边界,亚文化逐渐以商业化的形式出现于大众视野,形成了更具生命力、多元化的亚文化景观^[34]。

商业化是亚文化活动的重要支撑和推广路径,青年群体则是主要参与者、实践者、关注者;但在以往的研究中,以趣缘爱好为依托的“为爱发电”并不足以支撑大规模、大范围的活动举行^[35]。笔者在调查的过程中,曾担任活动主办者的受访者对随机舞蹈的资金来源进行了介绍,伴随会展中心、商场等商业资本的介入,随机舞蹈取得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场地,更为便捷的推广渠道,更为丰厚的赞助支持。与汉服、街舞等亚文化的商业化路径类似,亚文化自身在从“圈地自萌”到“破壁生长”再到“文化出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异化的风险^[36]。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只是单纯地去跳舞,后面就出现了邀请嘉宾、组织合照等等这种宣传环节…现在会拉赞助商,加入一些比较偏商业化,偏广告化的设计,去吸引一些商场的路人和工作人员来观看。甚至有的人参加活动就是为了拿到奖品,或者专门来看特邀嘉宾的节目,感觉没有那么纯粹了。(B-6,女,23岁,教师)

在商业化促进、媒介技术发展的交织作用下,随机舞蹈这一亚文化活动也获得了“出圈”的发展动力,突破原有场景的地域局限,在与大众文化的碰撞之中开辟亚文化的全新文化空间。即使存在诸多困难,多数受访者、包括上述的主办者,也表达出对于随机舞蹈“出圈”现象的积极态度,希望各种亚文化活动存续的愿望。

资金来源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举办任何活动都需要投资,尽管活动可能和最开始不太一样,但大家也没有特别反对。(B-6,女,23岁,教师)

感觉随机舞蹈更多是依托漫展、商场之类的场地,很少独立存在,更多的时候会很明显具有商业宣传、推广的性质,但换个角度可能也说明随机舞蹈的大众接受程度是比较稳中向好的。(B-2,22岁,女,公务员)

就像“随舞”这样的小型活动、小众文化走向大众视野可能是必须要经历的,或者说是必须要有这样的妥协和融合的,因为如果是它没有一丝的商业性质,纯粹地靠“为爱发电”的话,那这个活动感觉也办不大、也不会长久。(B-4,25岁,女,研究生)

在访谈的过程中,青年群体对随机舞蹈与媒体技术、商业发展、主流文化关系的思考也得以展现。身处随机舞蹈亚文化圈层的受访者,对于自身所处圈层以及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敏感的。不仅作为青年亚文化的一部分,音乐与舞蹈的本质也促使随机舞蹈、流行音乐更易于为大众所接纳,并展现出与其他圈层、群体相交融的可能性,激起不同圈层之间的波纹。

现在自媒体的流行,用最直接的方式把这种独特的文化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大家接收信息的便捷性大大加强,也可以说是小众文化与大众文化非常直接的一种碰撞。我觉得非常好,有助于拓展我们这个社会对多元文化的接纳。(A-5,男,29岁,业务员)

我记得之前“少女时代”有首歌特别火,但是有一天,我姑姑,她年纪比较大,已经50多岁了,她居然用了那首歌拍短视频,当时我都惊呆了,我说你听得懂他这种外语歌词吗?她说听不懂,只是经常听,觉得很好听、很潮流。(B-7,25岁,女,海外教师)

无论青年群体发挥主体性的文化场景实践,还是随机舞蹈这一亚文化场景与产业发展、媒体技术的复杂关联,亚文化始终未被视作孤立的现象,而是嵌入了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也被参与者、关注者赋予了更多的场景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后亚文化的研究视角为亚文化场景的商业化、媒体化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理由,但这是否会忽视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边界,以及是否会导致亚文化失去自身并未完全消解的“抵抗性”,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结语:本研究聚焦于“随机舞蹈”这一新兴亚文化活动,通过引入后亚文化理论体系中“新部落”与“场景”的概念,分析随机舞蹈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来源,青年群体在随机舞蹈场景中的意义诠释,并探索当前亚文化发展的趋势方向。

不同于结构功能主义对于“理性化的组织化”过程的强调,马费索利阐释的“部落主义”及其提出的“新部落”的概念,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情感化的群体化”过程进行理论叙述的尝试^[37]。回归后亚文化的研究领域,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传统亚文化研究强调风格的抵抗,而后亚文化的研究将关注重点置于青年群体寻找归属和意义的过程^[38],新部落的范式则为解释当代青年的情感聚合体、理解青年的亚文化社群,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野。暂时性的情感纽带是对于“碎片化”社交模式的弥合,促使青年群体聚集于随机舞蹈这一“在场的”活动之中,青年人“以舞交友”,寻求偶然互动以外更为长远的交往路径、更为紧密的情感纽带、更为自由的群体身份,以此寻找重塑社会关系的可能。

马费索利指出,如同身处节庆、狂欢和马戏团表演中的人群,后现代社会中的情感部落同样具有偶发性、不稳定性的特征^[39]。随机舞蹈因其“去规训”的属性,为青年群体构建了兼具压力

疏解机制与自我调试功能的亚文化场景。身处其中的青年通过流行文化、音乐符号的运用,身体技术和审美向度的表达,进行着趣缘与情感的建构,并为场景的存续而努力。但正如马费索利强调的,“新部落”本质上是临时的情感共同体,对于青年而论,随机舞蹈的舞台仅是面对现实的“缓冲带”,其亚文化社群难以形成更具持久性的群体关系和身份属性。在随机舞蹈活动的聚集和离散之中,基于共同趣缘与情感联结的青年群体,也在亚文化场景的流动与转换中持续建构自我意义,探索个体的价值。

相较于伯明翰学派提倡的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边界,或是商业化对于亚文化的“收编”,亚文化新部落创造性地展现出与主流文化和商业化的模糊界线^[40]。“趣缘”的传播具有明显的文化属性,并以文化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生活,但任何文化实践都深刻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也难以脱离社会的背景“独自生长”^[41]。在文化的碰撞中,随机舞蹈亚文化社群逐渐表现出更具策略性的适应能力,在展现开放态度的同时,也在寻求更多的亚文化活动为大众所接纳的可能。值得关注的是,商业化对于亚文化的发展具有双重效应,资金支持与媒体推广固然提高了随机舞蹈的文化影响力,为更多新兴亚文化提供了存续动力和发展空间;但商业化的逻辑也存在侵蚀亚文化内核、使亚文化偏离原有发展轨迹的异化风险。经历商业化并向主流靠近,逐渐“出圈”的随机舞蹈是否能保持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持续创造出新的意义,部分受访者对此表示出难以确定的态度或是担忧,这是未来青年亚文化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参 考 文 献]

- [1] 赵书峰 杨声军:《语境·身体·互文·权力: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再思考》,载《音乐研究》,2021年第3期。
- [2] 雷斯曼:《“重塑他者”:阐释人类学视域下的民间舞蹈表演研究》,载《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3年第5期。
- [3] 刘润坤:《抖音手势舞:媒介平台形塑舞蹈影像新范式》,载《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
- [4] 5 K-Pop Random Play Dance Challenges from The J to Help You Through Quarantine, <https://heyitshales.com/blog/5-k-pop-random-play-dance-challenges-from-the-j-to-help-you-through-quarantine>
- [5] WHAT IS KPOP RANDOM DANCE JAPAN, <https://kpoprandomdance.jp/>
- [6] 王东美:《意义感光谱与青年自我意义生成》,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6期。
- [7] 熊世钰:《亚文化向后亚文化的研究范式转向——以快手文化为例》,载《青年记者》2021年第18期。
- [8] 闫翠娟:《从“亚文化”到“后亚文化”:青年亚文化研究范式的嬗变与转换》,载《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 [9] Hesmondhalgh, D.. Subcultures, Scenes or Tribes? None of the Above,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2005, (1).
- [10] 김성희.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of Dance Sports and Flow Experience, *The Korean Society of Sports Science*, 2009, (4).
- [11] 马中红:《西方后亚文化的理论走向》,载《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 [12] 朱淑艳:《生活中的“瞬间”:青年参与摇滚音乐节的具身行动与日常生活连续》,载《中国青年研究》,2024年第7期。
- [13] 李娜娜:《数字化时代的青少年音乐亚文化研究——基于自目的性分析视角》,载《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9期。
- [14] 王 宁:《音乐消费趣味的横向分享型扩散机制——基于85后大学(毕业)生的外国流行音乐消费的质性研究》,载《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 [15] 陈 一:《新媒体、媒介镜像与“后亚文化”——美国学界近年来媒介与青年亚文化研究的述评与思考》,载《新闻与

传播研究》，2014年第4期。

[16] 张庆梅：《创意市集：青年亚文化资本的场域生产、景观消费和群体狂欢》，载《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11期。

[17] 孙文娟：《动觉感知、艺术媒介、空间规范——早期现代舞的审美接受问题》，载《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

[18] Keep Up with the Trend: Random K-Pop Dance Challenges & How to Learn Them, <https://ononestudios.com/k-pop-random-dance>

[19] 江虹林滨：《新部落与青年“重嵌”社会的理论探索》，载《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11期。

[20] 郑莉：《不确定性时代的社会团结——基于“新部落主义”与“共同体”的思考》，载《天津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

[21] 陈龙李超：《网络社会的“新部落”：后亚文化圈层研究》，载《传媒观察》，2021年第6期。

[22] 胡良益 马中红：《海外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新理论动向》，载《青年探索》，2022年第6期。

[23] Harris, K.. 'Roo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within the Extreme Metal Scene, Popular Music, 2000, (1).

[24] 李慧敏：《场景理论视域下工艺众筹元宇宙场景的数字力构造》，载《理论月刊》，2023年第4期。

[25] 周怡：《“大家在一起”：上海广场舞群体的“亚文化”实践——表意、拼贴与同构》，载《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5期。

[26] 高海燕 曹飞廉：《新兴体育社群：青年新部落生活方式实践——以极限飞盘社群为例》，载《新闻与传播评论》，2025年第1期。

[27] 刘鸣笋 王硕：《青年媒介化愤怒的产生与表达——基于“孔乙己文学”事件的扎根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24年第9期。

[28] 翟珮婷：《短音乐唱作：青年的乐缘互动、内容生产与情感调适》，载《中国青年研究》，2024年第3期。

[29] 谢舒音：《新媒体时代青年群体音乐偏好代际差异研究——兼论影响数字音乐产业发展的相关成因》，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艺术与表演)》，2022年第4期。

[30] 刘航：《现代性视域下当代青年的碎片化社交行动研究——以“找搭子”为例》，载《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11期。

[31] 孙寿涛 张晓芳：《断裂与弥合：数智时代Z世代“轻社交”行为分析》，载《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11期。

[32] 许轶冰 波第·于贝尔：《对迈克尔·马费索利后现代部落理论的研究》，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33] 高玉焯 王曦影：《趣缘乌托邦：青少年亚文化装扮行动的质性研究》，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34] 杨小柳 周源颖：《“亚文化资本”：新媒体时代青年亚文化的一种解释》，载《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9期。

[35] 曾昕：《圈地自萌或破壁生长：古风音乐的亚文化发展矛盾》，载《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5期。

[36] 曾一果：《从“圈地自萌”到“文化出圈”——社交媒体环境下“饭圈”文化的自我突破》，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9期。

[37][39] 王宁：《自目的性和部落主义：消费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载《人文杂志》，2017年第2期。

[38] 夏侠 李楠：《反抗与矛盾的出口——评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载《艺术设计研究》，2023年第6期。

[40] 李闯：《新兴体育亚文化部落社群的消费实践与形成机制》，载《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10期。

[41] 蔡骥：《网络虚拟社区中趣缘文化传播的社会影响》，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4期。

(责任编辑：孔庚)